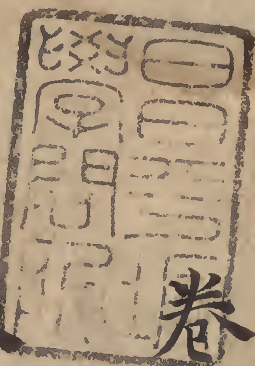


文選

李注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上書啓  
彈事  
書



漢書門類			
二〇	一〇	五〇	六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六	一〇	五〇	六〇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06
冊數	20( 14 )
函號	361 3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淺草文庫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奏荅七夕詩啓一首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

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

者祗為其主游問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工乃除逐客之令後

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

刑腰斬咸陽市

史記曰成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

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之

奚於宛石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夫人勝於秦

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段羊皮贖之楚

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

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孫支於晉

左氏傳曰晉郤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東得百里

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

來邳豹公

孫支於晉

戰杜預曰公孫支秦人夫子蔡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

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孝公用商鞅

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大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

致祥諸侯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

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切惠甬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

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

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八百里置漢中郡史記曰秦

公納上郡此云惠文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

然通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

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

制鄢郢九夷屬楚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

之壤成臯縣名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謂曰關東為從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負從昭王得范雎

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

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戌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

乃免相國逐華陽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成帝業春秋保乾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士而

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

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  
和氏之璧隨侯之珠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

召啟治子下將作鐵  
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單徒

切之鼓孫卿曰織離蒲相皆馬名節此數寶者秦不生一

為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

馬馱決馱帝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馬屬江南金錫不

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不陳猶後列晏子曰有

身於下願得入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緜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以

宛珠飾簪以幾傅珥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

善以別之既少不足稱此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

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鳴

快耳者貞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

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

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今

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

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

文選卷三十九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

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齊之謂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齊盜糧者也戰

策范離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

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

不指斥言故也引秦為喻因道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

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中

一羣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

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何則列郡

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

徐廣曰戍地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

之河上也伏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

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

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六

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祿今日之恩而進怨惠帝與

呂后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列

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二將間為齊王惠為濟

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瑩光為濟

南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

也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

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興居誅

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陵濟北縣

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救

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

山王陽為廬江王

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

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

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

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

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待也善曰此微同如淳

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

南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

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

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

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

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驥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砥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

王莽傳曰遊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則

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干與奸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

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故願大王無忽察聽

其至善曰劉勰周易注曰臣聞鷙鳥至鳥累百不如一鷙

曰鷙大鷗也如淳曰鷙夫全趙之時服服慶曰全趙趙末分

三武力鼎士絃縣服服慶曰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大盛衣黃服

也臣墳以為鼎士舉鼎不能止幽王之沈患韋昭曰高帝

今沈字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

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

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

栗未明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

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逾齊王嘉其深割嬰兒王之

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和儀父者也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

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徙

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



間所愛諱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詳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

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

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

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分陰有金

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新垣過計於朝服虔

誤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

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

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

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

得之願大王熟察之

###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

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其不

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

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言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大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

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

如厚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子也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子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王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

王人曰石也工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工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

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其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

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

相傾蓋如故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

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河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

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握其背於期從之自刎徐廣

曰臣丁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

曰王奢齊臣也日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夫

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出以為魏累遂自剄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

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口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求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

六城臨欲誅之亡入魏何則城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亞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

秦師有讒惡王更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

主被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鼻引脚於宋宰相中山善

戰國策司馬喜三和中山尚書呂刑曰贖者脫范睢捐

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

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

遂使人答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山亡入秦為應侯廣雅

曰摺折也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殺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

後入河也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

負石伐子自理守分亡身握石見列士傳善曰論語曰徐衍

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

於世無紹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

北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故百里

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戚斂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角疾歌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相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孫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

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再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

而二國以右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冷洲鳩曰衆

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

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善曰言齊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

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尹子曰故意合則胡越為

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來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

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

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

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

曰紂其胎產觀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

親其讎而疆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

踰疆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冀尚畏伯楚以呂却  
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遠見之伯楚以呂却  
之謀告公常昭曰寺人掌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內袿袿也勃鞞字伯楚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相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  
語子曰管仲相和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  
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  
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  
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  
作亂越王乃賜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  
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  
虞士也虞立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於陵  
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

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言士有功可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  
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  
情隨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  
素隨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  
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  
昭曰言思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才鞅謂田何况因萬乘  
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我音吠也同何况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  
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  
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  
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  
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  
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  
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抵

輪困離奇

張晏曰抵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抵音帶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倫切離薄

音切奇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善曰器謂服玩

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朽株樹功

而不忘

善曰談或為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善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

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

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

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

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各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

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

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

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

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也周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曰干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

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三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大帥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遯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鷄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方便辟侍

惟墻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墻垣蔽也然惟妾之所止墻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漢書音義曰卑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同阜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共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

陸行上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行不避蛟龍臣之愚

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軼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

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

道後有楚狐父以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橛駢馬

郊之曰泚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而况乎涉豐草騁

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

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

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

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明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

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欄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

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舜無

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

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

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上不絕三光之明下

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

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  
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  
子曰齊東  
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于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  
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  
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律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  
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階而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  
非也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  
安於泰山與日合符樂善曰弊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樂猶盡也  
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類師古曰  
走越也元  
為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  
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渙父曰人有畏景惡迹  
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  
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欲人  
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曰為慎濁梁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澆漢書音義  
或曰澆寒  
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  
呂氏  
春秋曰夫以湯上沸沸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  
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養由基楚

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

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為可謂善射矣然其所

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胎服虔曰基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来善曰自泰山之

雷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

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

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失事

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孤善曰

曰千丈之木始若葉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據其

孤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半切抓壯交切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

礪磨也礪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東於是復說差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

郡有榆中縣南距羌柝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若長十

數祚都最大祚在洛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愬五國却

秦有地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

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師顏

古曰脩恩義而南朝羗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量也譬猶蠅蚋之附

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

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

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景錯也錯為是大王威加

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

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

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

四方更輸錯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

府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行也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淳如

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常昭游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池臺臨道上

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文選卷三十九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

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莫十不然

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循江而下頭郎襲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善曰

絕其道也地志有魯國及東海郡以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滅

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

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

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川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

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張

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弓高宿左右

也服虔曰弓高侯韓類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

之願大王孰察焉

###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

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了曰鄒衍盡忠於燕

仰天而哭正夏而辰為之降霜春秋考庶女告天振風襲

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庶女告天振風襲

於齊墓

淮南子曰廢女告天電下擊景公墓墮海水大

女利毋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

解故寃告天司馬彪注曰襲入也

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均史至於國

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

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

何者上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

援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

無一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

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

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

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

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

耳又曰臣始不

卒從吏訊又曰願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高帶之士

王熟察少加憐焉

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此齊人所謂

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

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玉常聞布衣

幸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

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賦承明

丹上方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

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何嘗不局影凝嚴側

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

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

竊慕大王之義

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

嘗君入秦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  
藏中取所獻白狐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  
出馳去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  
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  
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  
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大王思以恩光顧以顏  
色鄭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實佩荆  
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  
軻拾瓦投毒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  
為太子交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  
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爭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  
讐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  
故國士報之我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

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取太子聞之懼下  
石乞孟鸞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  
奔桐弔曰今於道秋也馬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  
之端方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明曰剖心折  
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  
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鞅固陋之遇也迹墜昭憲身限幽  
圜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履影弔心酸鼻痛骨道中心弔兮  
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下官聞虧名  
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為辱虧形次之辱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  
有遺一李陵答蘇武書曰每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  
左右無色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天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

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司馬遷答

曰身非木石獨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

三日三夜泣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丹

子夏扶曰士無鄉曲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

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月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

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風曰

南宮雲臺使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

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俱

啓丹冊並圖青史

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

事記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

左氏傳曰叔向

未將上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鄒陽上書曰衆口遠

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漢書曰直不

即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

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

金郎人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

補淮陽醫士長後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

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二彼之二子

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遷下室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

下官當何言哉

司馬遷書曰如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闢趙國魯仲連責新垣衍秦接輿之賢

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見鄒陽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變

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二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若使下

人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甜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

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

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

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

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

夫悲歌慷慨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

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書中侯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

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

隴西之縣洮水出比狄道漢陽之臨洮也莫不浸仁沐義

昭景飲醴而已揚雄發韻賦曰文正之始起浸仁漸義會

而下官抱痛闔門含憤獄戶周禮

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立之竟不愧於沈

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立夜

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畝有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

而葬之命曰丈夫在命人掘之五頭其孔公令厚葬之乃

信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故於梧立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

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幕河清雲浮洛青龍臨壇西泊臨洮土乃狄道北距飛狐

街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飲醴真天為曆宋均曰而

園上教罷民鄭司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

農曰園土獄城也

之端此思憂

則憂可知矣

而葬之命曰丈夫在命人掘之五頭其孔公令厚葬之乃

信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故於梧立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

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不任肝膽之  
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汪昉集詔曰聊爲七  
夕詩五韻殊未近誅

歌卿維訥於言而辯  
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彦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託情風什希

世罕工光賦曰邀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足

南風克諧調露

其詩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

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性與

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

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多幸非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在天利見大

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知臣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

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

王曰惟我知汝專利而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論謹輒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

效蚩鄙已影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戲曰

鄙臨啓慙恧切女六罔識所真謹啓

爲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啓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下彬字士蔚官累至

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

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眡眡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

公眡音真忍切肝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亡高祖晉

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

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

死徵士韞揚聞而嘆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淪謂崔湯世說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廣雅曰

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相子新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

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

求效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丁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

於也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

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

會加一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曰秦攻齊今曰

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

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啟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

劉螭梁典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

居喪不知滋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彦昇

昉啟近啟歸訕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薏啓孀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

品庶示均鎔造

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

干祿祈榮更

為自按論語曰子

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已之所陳仰正張學十祿

關白於昉

所不忍言具陳茲啟

言事迫情切曰不忍言故陳昉此啟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

忍言也

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

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

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人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一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歔之則是無窮

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棟俛見几筵其器存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

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玄節

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酌力

晨

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慕寂寥闐切

若無主

埤蒼曰闐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上下隱晉書曰傳咸曹繇母

憂上甘曰成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

康論曰易了之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  
理不在多喻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兩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  
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人之僻陋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  
任崩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文選卷第三十九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田頌助率重刊

彈事

任茂果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燒

楊德祖答臨淄侯燒三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燒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燒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燒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燒一首

阮嗣宗為鄒沖勸曹王燒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詔室辭歸去燒一首

任彦昇到夫司馬為詔室燒一首

勸達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燒一首

一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

梁與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法曰馬

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逡撓

切有刑義曰逡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至乃趙毋深識乞

不為坐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毋上書曰括不可使

妾得不坐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

乎王許諾

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

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今日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

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臣昉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蹙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

軼突也毛詩曰於鑿王師又曰薄伐玁狁是以淮徐獻捷

河兗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

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

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圍經曰東關歷

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

昔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

日有千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

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狴猶也左氏傳故

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

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

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

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推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

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

率厲有方司馬遷書

曰常思奮不顧身

臨危奮節保穀全城

論語子曰守死善道

方之君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

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

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戊巳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

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

仰歎曰聞昔燕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

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片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

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示虜虞以為神明引去也漢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

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寔曰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

命致討所向風靡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

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

爲寇漢書曰徐攸僮鬻居于邊地逃水草遷徙也方復

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

湖工書曰今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

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故曰威

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血

劉藩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初

至三關頃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入縱暴緣

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

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

子曰民無耻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

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不有

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不有

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

傳曰寘置也主謂爲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

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

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

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溝茲多幸漢書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苦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先封蕭何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

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

言敢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

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負擔裁施鐘鼎遠列左

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負擔裁施鐘鼎遠列左

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

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文樂

寡人和諸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

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

子曰丈夫丈夫恬然無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膽

為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膽

不辭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

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迷功生曹死蔡優劣若

城者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

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

也鄭玄曰汝姑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

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理絕言提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

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

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逆西都聖朝乃顧將

一車書

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表曰園陵辱於非所

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

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士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切諸應及

外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遣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朱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彦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嫺不冠不入汜

字孤家無常子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毋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

北人也敦陸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

立左氏傳滅袁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懦夫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求保鴻名

而常為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

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

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

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

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

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  
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遂  
整及毋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  
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  
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  
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  
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  
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賜錢七十  
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十贖  
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  
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十整兄弟  
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  
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衆隹隹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  
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  
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  
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  
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  
時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  
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實妻范奴苟奴列娘去二月九  
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  
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  
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  
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  
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  
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鬪茸名教所絕史記太  
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鬪茸尊顯諛諛得志世說  
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仕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漢書曰班伯出  
地何為乃爾與王許子弟為  
羣在綺繡紈袴左氏傳莒弘曰毛得  
之間非其好也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必十是昆吾稔之日  
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  
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理絕通問而妄肆醜

是卷一四一

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

也莠醜也終夕不寐而謬加入杖謂打後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

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肖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

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挫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謂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

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未見孟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詐訟曰遂不仕

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素彥伯名臣訟迹滂必

偽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謂賈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食以糶糶糶而而倣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有之致天下

於足朝右疑其矯焉弘歎何其不能折契鐘庚而檐曰寧逢惡貧不逢故人

惟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媪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庚

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法相謂也

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人之無情一何至此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曰人之無情何謂之人

絕曰引之於教義愁凍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

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澆之源委之獄

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實其宗

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勝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列左氏傳

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所偶非吾偶也漢書曰侍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

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乃交二族之疑霍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迷致仕

和辨仇合之義升降寇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婦之好以

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

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甲我孫綽自宋氏失御禮

教彫衰齊賈賦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姻婭淪

雅罔計斯音斯庶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臚仕毛萇曰兩塔

也販鬻祖曾以為賈道鄭玄周禮注曰明日腆顏曾無

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未明日而無作

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

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既壯而室

竊貨莫非卑隸

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卿竊貨卓氏左氏

傳曰人有十等上

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

毛長曰褵婦人之帷也母成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志士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

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自宸歷御

禹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中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陛下所以負袞

切紀與 言思清敏俗者也

禮記天子負斧依為斧文舜風衰與依同 詩曰輿言出宿尚書曰

臣實儒品謬掌天憲

范曄後漢書曰張綱上疏曰 今權臣口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

范曄後漢書曰張綱上疏曰 右或各歛手也 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應璩詩曰城狐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

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

富陽滿氏

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 源雖

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

檀道鸞晉陽秋曰 知人為右僕射周禮曰人命作牧鄭司祖少卿內侍帷幄

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

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 石以有大勳 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

應劭漢書注曰 帝諱曰 而托姻結唯利是求

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玷厚流輩莫斯為甚

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

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

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家計温足見託為息繼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

温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王卿憂公齋

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上慈

吳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

以聘圭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有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

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

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

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定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傳曰文王

施政而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陽之睦物皆聽

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

第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毋施衿結悅鄭玄曰悅佩中也左氏傳曰趙武

過鄭伯有賁鷄之賁賁趙孟曰牀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第也

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

曰更為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慝信當此簡流贅也

繩譽糾謬臣謹案南郡丞王源承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

格其非心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人而有禽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

布買絲匪來買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

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

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

藏馬汧督詩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

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室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高門降衡

雖自已作陸雲答兄書曰高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曰

也蔑與儀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

古字同曰周民可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

辰方媾之黨華心於來日賈子曰米昭臣等參議諸以見

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

當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

云云

戕

蒼臨淄侯戕

楊德祖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

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

蒼戕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豈由愛顧之



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誦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若仲宣之擅漢表陳

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宣仲

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長化璋窶身表氏故云冀域偉

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璋時居

汝穎汝穎太祖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

食邑故云魏也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發武王

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名也旦

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凱風自南吹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千

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老子曰

道法自然鍾會曰莫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乎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鵠鳥賦亦命

栢又作大暑賦而脩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

亦作之終日不敢獻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

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

千金然而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

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孔公風雅無別耳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家子雲老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

而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

僭邪

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嘗言之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木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源千載

之英聲

曹植書曰乘厥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名功景京賦曰志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張

鐘書名竹帛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以其身却逃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熱

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輒受所惠編備矇矓誦誅而已

詩曰矇矓奏工敢望惠施以泰莊氏

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

比惠施之德以泰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季緒璅璅何足

周喻植也惠施華周相知者也故引之以云

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

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辭訪車于能喉轉與茹同音欽牋還與余而

辭訪車于能喉轉與茹同音欽牋還與余而

辭訪車于能喉轉與茹同音欽牋還與余而

辭訪車于能喉轉與茹同音欽牋還與余而

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

商獲麟能喉轉引聲與韶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

子注曰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

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聲抗高也

悲舊韶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性承天以立五均均也朱均曰長八尺

施絃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

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相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

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

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價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

傲叔向以其所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

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

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

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袷也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

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妣塞姐名

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顛音同也其史妣塞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

作姐如紉切說文曰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

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惟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令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

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飲死罪死罪

###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

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

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

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

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

吾君而我不可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准死之可也退而

自矜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

丁刺機於用刃越絕書曰楚今歐治子干將為鐵初二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拂鐘無聲應機立斷問過

渡河中而溺船人按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

將莫邪持械乘舟子所不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

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溥于鬣三

稱鄒忌三知之鬣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

斷於立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粟受也論語顏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

炳說文曰焱火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

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騁古之駿馬也

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

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王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晉也宋載懽  
王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闕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謹  
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  
死罪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

###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畧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

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息哀之隆形

於文墨日月冉冉不與我

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昔侍

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

安曰駢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

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

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

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

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容

若乃邊境

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杜稷傾又息夫躬往者孝武之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

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在壽王見

任用後淮南王執賂遺助竟坐并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  
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政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

生庶幾焉

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  
時著書入又取去魏文帝書曰常長著中論

二十餘篇爾雅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

鵬鳥賦曰化為後  
異物又何足患

來君子實可畏也

文帝書曰後生伏惟所天  
可畏來者難誣

也何休墨守曰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

班固荅賓  
戲曰婆娑

平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周易窮  
理盡性

孔安國尚書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

鸞龍鱗羽之有五  
彩故以喻焉荅賓

戲曰擣藻如春華班固與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文書曰  
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

吾德不及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北於貳師功德石之  
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北於貳師功德石之

也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然年歲並

望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贖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遊宴之歡難可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時邁齒茲

徒結切尚書曰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不勝悽悽尚書曰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

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畧曰貨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

曜靈匿景繼以

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趙平

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金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

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

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沉頓即以前五日到官初至承

前未知深淺

易也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

媚人曰元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

書代郡有平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漢書曰上東擊

重以泝水漸漬疆宇

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泝水受首胃

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成安君陳餘

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泝水上奇譎謂南望邯鄲想

蕙蘭之風

故想其風如趙國之賢將也

東接鉅鹿存李齊

之流

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常食監高祛數為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皆懷慷慨之

節包左車之計

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

其輕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而質闇弱無

以莅之

毛萇詩傳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

已見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

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

有作福作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故實抑亦慄慄有瘳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往者嚴助釋

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

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

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

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

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張

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

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

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爾

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聊以當觀

###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滅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

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

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



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

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

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籍已

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

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

麾乃封營丘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磻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

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

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

指旄皆太啓二字跨州兼國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公羊傳曰魯人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

至今以為美談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凡無謗言所

以復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

羗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

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揚賦曰靡節西征羗焚東馳封

禪文曰昆蟲聞澤回首面內劇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

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切之涉三越

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

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

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

羗伏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以此比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康

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大京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

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功盛勳光光如

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僭靡違由斯征伐則

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乃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亦牛犢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

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栢

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曰舜讓天下於子洲支伯子洲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或為父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

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不通大體敢以陳聞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晟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隋王子隆府文

室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叅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

漢朝宗于海江驚蹇之乘希沃若而冲疲班固王命論曰

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

之乘也李執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

柔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

也衰入繼之楚辭曰早木搖落岐路西東或以歎嗒鳥合

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岐路西東或以歎嗒

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况

雍門哭見於孟嘗君嘗君為之嗚嗒流涕歎與嗚同

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擁抱也孟

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邕若墜雨翻似秋葉潘岳楊氏七

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貌若墜雨翻似秋葉哀詩曰灌如

葉落樹貌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雨

行能無算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俞帝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襄采一介抽揚小善

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襄采一介抽揚小善

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故捨耒塲

圃奉筆兔園詩曰九川築塲圃之樂築兔園曰梁東亂三江

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于隆為東

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

臣聞楚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

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

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記榮立府庭恩加

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長者賜顏色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於陽谷兮夕晞

余身乎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抱臆論心陳思王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鯤化為鳥其名曰

虎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輪中有鮒

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江湖之魚渤澥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華潘房王府舊華眺舍也劉楨贈徐幹

傳曰華門圭竇躬表曰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留也洛

潮曹子建責躬表曰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

形影相弔五憤愧被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

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

楚東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

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唯待

青江可望候歸艇於春渚顏左氏傳注曰解艇舟名也杜

朱郎方開劾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

郎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如其

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

亡其綺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

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奔者韓子曰文公至河

令席薦捐之各犯聞之曰席薦所卧也而君棄復身填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

曰願以妻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

子託朱生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首

漢書中山靖王曰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不知涕泣之橫集

任亥并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

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

擇吉日之令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剖符封侯或以德顯

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

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

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

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

吾託士人之未列咳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莊子孔子謂

曾受教君子哉咳切唾為恩眄睐成飾莊子孔子謂

曰眄睐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左氏傳其友謂狼暉

曰盍死暉曰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若結之旨形乎善

譖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

善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二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則與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

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

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

結聖人之網不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

鷺虱相賀憂樂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

賦曰齊相曾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既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

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

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

為人司馬虎曰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翹首俊賢抗足惟

造物謂道也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翹首俊賢抗足惟

此魚目唐突璣璠魚目似珠璣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

鏡魚目似珠璣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

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虎將以璆璠飲孔顧已循  
融汝頹優劣論陳群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千載而一遇者也

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思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

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不勝荷戴屏營之情楚靈王獨行屏

恐隕越于下毛詩曰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

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以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

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

近以朝命蘊策日奏丹誠而方言曰蘊崇也蘊與韞同奉被還

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措紳顛顛深所未達司馬相如封

措紳先王之畧術李奇曰措挿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

其金於府于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

言至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

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是以履乘石

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

乘石鄭司農曰乘石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於溪水時呂尚釣於崖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

德合昌來提撰爾雜鈴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

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經綸草昧

謂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

歎深微管子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

受其賜微管仲吾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蕭順之生高

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

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抄袂而起戰於

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

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

惟豫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

州有大造于西我雖累繭救宋重朕存楚說文曰重繭往見

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

其汲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

音悉人間之而奪已據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

崩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是以王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

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鳩薨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如已王馬走

宋均曰女如已有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嬉

識曰庚子之旦金版赴書出地庭中曰臣族雲王禽宋均

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也龍同姓稱

族見雲殺我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

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曹建牙

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

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矣而出范曄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眄三國名臣頌曰輟哀止哀東觀

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諧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  
枕席有涕泣虞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相楚辭曰使  
以厲軍民之志

予今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  
神有俞兒者長天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  
走馬前走導也山戎孤竹東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栢  
爾雅曰罄盡也

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  
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

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栢公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且明公卒  
聖人仁人民之父毋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

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  
白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

周易曰古之聰明睿也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  
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

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紂  
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  
可誅也

虎兇出於匣龜玉毀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  
於續中是誰之過歟

劉表曰豫伯恥獨為君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使民不任恠款悉心重詔也廣雅曰款誠也伏願時  
不倦

典冊式副民望君神之望也伏願時  
奏記

詣蔣公一首

文選卷一百一

十一



阮嗣宗

而戒榮緒晉書曰太尉將濟聞籍不至

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

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籍為尚書

即籍本有濟中志屬魏晉之際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尚書曰咸有一德泰門六符經曰中階上星

謂諸侯三公漢書齊義曰泰階三台

下走為者辟酒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

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

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

燕共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

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窮居之士身貧

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常帶之七怒乎

夫道存焉擊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

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路欲則負薪疲病足力不強

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

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對曰昔者有王補

文選卷第四十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閣下

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

公二十三年孤突對晉惠公曰策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榮問休暢門周鼓琴見

幸甚幸甚

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相子新論雍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

骨肉陵雖不敏

孝經曰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今日身之

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

異類四方夷狄也

常講

古豆

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

飢渴

說文曰講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講注曰講形如射講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羸幘孫公主

歌曰肉為

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

毒也廣推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

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

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馬

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

復無聊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

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

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

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心以自

明切士粉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

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勉異方之樂支音令人悲增怛怛耳方音曰怛憂也嗟乎

子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

千出君此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

到後稽山五將失道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

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漢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

也名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

終頭也曰羈為然猶斬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取

服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曉勇

也若六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執士不

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王成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曰

臣不肖不足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戰戰勝也此句

奴既敗舉國興師劉光毅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為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

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

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死傷積野餘不滿石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有奮呼火故切徒

首奮擊無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

飲血血即淚也燕州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

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

如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

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

於是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

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

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

如雨何休公羊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

朝執事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

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  
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  
上報厚恩下顯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曰重耳將自殺子曰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  
申生虛死子復隨之

死三敗之辱卒切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  
夫種行成於吳王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

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甚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忘  
未久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漢書曰公孫敖捕得  
家以備漢於是族陵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足

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

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

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代即日宮車

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

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

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舉呂氏使武士

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

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

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

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鼂錯受戮周魏

見事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

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淮  
夫罵丞相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

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

誰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

用因謝炳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青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

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

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

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

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山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公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能曰臣結髮

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欲上善報天子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善報天子

廣禾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

部行適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剄為到姑鼎

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

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絳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肯物與常一人夜亡

告之絳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老母

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

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

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止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之

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

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倖之類悉為廊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

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

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毋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

事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勇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

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

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

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

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

官傑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

天之厚德步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

###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



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馮之僕自謙之辭也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

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

之見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

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

而見尤

之言舉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

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也言已假

欲為善當為誰為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之平復欲誰聽之乎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

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智氏報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許也和氏璧也由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

書辭宜荅應荅也往與我書書宜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

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夏如淳曰平

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人之端也取與者義之

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

能立志者行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唯欲

極也所可痛者惟傷心行莫醜於辱先所可醜者惟辱

謂祖也詭音垢應劭曰詭耻也說文詭或作詢大迫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詭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靈公與孔子同車出令

好德如好色於是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

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

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同子參乘衣絲變色蘇林曰趙談

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衣絲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

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

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僕

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五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  
 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  
 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  
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廷來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茸之中闈茸猥賤也茸  
詰以為闈茸劣也呂忱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  
字林曰闈茸不肖也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奏薄伎朕虞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家  
宿衛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則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  
已方一心營職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藹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語助也論語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  
夫子曰有是夫舍異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未嘗銜盃酒接  
 慇懃之餘慷慨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蓄積也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者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垂餌音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

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切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顧野王缺曰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

言旃裘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置

左右賢王以其善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

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頰善曰頰

也說文曰頰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

沮張空奉以擊耳相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

之衆奮空捲而破石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

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千萬被堅

執銳手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

下駢陳步樂選以聞步樂乃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

後數史柱曰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胡不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至主上慘愴都

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孝經援神契曰女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

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僕

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

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眚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

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此

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今陵為助兵及陵與

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鄭玄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鄭玄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以為誣上言眾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

愬者此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

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各陵降而僕又俱之蠶室

紀曰俱次也若人相次也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

者屬少府顏監云葺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

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詭功而定封訖於足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

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之圉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蛄何以異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

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

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二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先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不辱體受辱謂教令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斷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抽也箠與梅同以之笞人同謂之

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剔也其次毀肌膚

斷肢體受辱謂辱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官刑腐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

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猛虎在

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罪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故有尚書曰柱乃樓斂乃罪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

臣瓚曰以為忠史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今交手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

國牆獄也周禮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合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  
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鬻鉗布衣  
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  
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灌夫受  
諾侍問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  
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  
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  
掃張具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  
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  
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  
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噴言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  
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咕聒耳語蚡謂夫曰今且斬頭先  
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先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言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

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張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効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  
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正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  
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

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  
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  
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

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鄉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

言勇烈之人不必死



於名節也造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

次自裁耳言皆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

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

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常昭曰羞人以婢為妾生子

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焉奴

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由能引决

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後世也論語

而名不稱世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

人稱焉廣雅曰叔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諧西伯於

放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特有不和於帝紂乃

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湯之八卦為六十四地

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帝昭曰姜音酉蒼頡篇曰

引之仲尼厄而作春秋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

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臏脚兵法脩列曰孫

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

使人召龐涓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

威王欲將龐涓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太子正立為王尊不帝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  
帝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足時諸侯  
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  
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  
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延  
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  
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許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手人告嫪毐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  
於秦秦封君河南海十萬戶君何親於秦韓非囚秦說難  
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上王  
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  
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  
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  
不為秦此人情也秦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  
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詩三百篇大  
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孔安國曰篇  
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也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雅曰底致也郭

璞曰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采者言  
音指述往前行事思今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將來人知已之志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  
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  
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

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

里所戮笑以汚鳥卦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

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

背露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

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鸞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與僕私心刺力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

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

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

拜

###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

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

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文選卷五十一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底

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漢書曰霍氏謀

反憚先聞知霍氏伏誅憚封為平通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昧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爾雅曰督正也慙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

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

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過也必欠孔安國曰又飾其過不言實

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

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應劭曰舊

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文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

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

負竊位素飧之責久矣

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貴位不懷厚祿遂遭

傾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

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單尉北單尉以當此之時自

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得全其

有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

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

史記曰陳平遊道日廣論語曰

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

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勸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

遂降居三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

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蒸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

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箠扣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

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滌

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此賈豎之事汚切辱之

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不寒而慄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

而成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廢人之事也漢書董仲

夫皇皇求財初常恐匱乏者廢之意也皇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

同不相為謀

同不相為謀

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

漢書

應劭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

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

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

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

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

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

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

張晏漢書注曰

耕桑

當復用此譏議也

至尊親送其終也

斗酒自勞家本秦也

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

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之利

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而成

之意也

夫皇皇求財初常恐匱乏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

之制而責僕哉

同不相為謀

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賞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凜然皆有節繁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

定安定山谷之閒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

也西戎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性之本者哉

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節遷吳郡

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五

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燕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

也二歲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

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單子獨

立孤危愁若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求年矣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耻之公羊傳曰刑亡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

耻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

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

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

文選卷四十一 二十一

紀交論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

伯駟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

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

得於是遣使者賞千金之貨料市於他國求至兩千里之

馬已死使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太怒曰

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練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

於是昔年而千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

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晉謂平公曰珠出於海玉

好者君不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

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

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

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

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

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向使郭隗倒懸而王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不解居蟹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又曰今燕霄其民而王征之人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

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

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將王莽時故吏三千石皆引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主在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謂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賤繕甲兵

貝卒乘州麓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師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平鄆公代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

奔共書曰鄭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遠聞也漢書

曰陳遵劉竦俱著名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

字佐命已見李陵書

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二者皆為國耳即

疑浮相讎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

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

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畋

食三日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靈公比以趙有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  
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一人荷戈而從之  
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  
捨食以鋪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  
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豈有身帶三綬職  
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  
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書曰更始使謂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  
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  
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伯通與吏民  
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  
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梟鷓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  
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

世祖子曰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蒼頡篇曰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往挹損也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

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六國之時其勢各

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

天下幾里列郡幾城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

曰以區區之宋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

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猶有公欺之臣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

不知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眾多奈何

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長為群后惡法求為功

臣鑒成豈不誤哉戒本云未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

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龍齊獨在便室蒼頭于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遣于密等至于后蘭姆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詰關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歲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

益稱彼方土地刑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

九月二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

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小氏傳趙孟曰懼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

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

社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

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而我軍過之

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

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尚書曰臣聞天故唐

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

邦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書歡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

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

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吞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

于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左氏傳闞廡曰師克在和不在昔鬼方龔昧崇虎讒凶殷

辛暴雲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

文王有退脩之軍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然

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焉有星流景

集颶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

長驅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也下則中才之守

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而來示乃以為

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菴力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

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崔妙機械何者

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師聞殺王子比干因箕子於是曰殷有天命未可也乃還宮

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季梁猶

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闕然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

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衆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

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

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

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

殺宋莫能守乃亦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若乃距陽平據石

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據八陣之列驛奔

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陣四

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

十穴夜綴牛炬火光燿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六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鐃為

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進亡逐北所過城邑反燕歸田焉肯土崩

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

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





